

尚書釋天

尚書釋天卷五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脞征

惟時義和二節

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
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于房也

唐書歷志一行日度議太康十二年戊子歲

按積年甲子作甲辰

冬至日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勿集于房
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
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
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

吳貢金曰正義或以房爲房星下云

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星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
事有以矣知不然者以集是上舍之處言其不集于舍
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
壓錯不得以表日蝕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
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當以日在之宿
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今此前刪其九月會于大
火一層則不見立說之密中刪其集是上舍之處一層
則知不然者句竟未申明未刪其不見及舉目二句則
結處疑字又苦無着落甚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
或謂人之破碎文義若此也

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
會而陰陽輯陸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

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按日月交食乃一

食而乃不食者皆陰術之昧也○吳賁金田曾子問諸
侯詐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太廟火日
食后之喪而需服失容若當食人食則可據禮志所引
何乃與火喪雨並列爲不可知之數乎當書禮志所引
漢劉師之說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
最爲精確

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燁燁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
子言之不以謬何獨疑於房星哉

御製歷象考成太陰及於黃白之交因生薄蝕故名交食然

白道出入黃道南北太陰每月必兩次過交而或食或
否何也月追及於日而無距度爲朔距日一百八十度
爲望此皆爲東西同經其入交也正當黃道而無緯度
是爲南北同緯雖入交而非朔望則同緯而不同經當
朔望而不入交則同經而不同緯皆無食必經緯同度
而後有食也蓋合朔時月在日與地之間人目仰觀與
日月一線參直則月掩蔽日光即爲日食望時地在日
與月之間亦一線參直地蔽日光而生闇影其體尖圓



之半居丙者但見日月兩周相切而不相掩故日食隨地



日月之間日大地小地向日之

是爲闇虛月入其中則爲月食也。合朔時月在地與日之間人在地居甲者見月全掩日居乙者見月掩日不同乃月蔽人目不見日光而日體初無異也如地在面爲晝背日之面則生尖影人在影中不見日光爲夜望時月入影中而不能借日光全爲晦魄故月食爲普天同視也

李氏光地屢象本要推步日蝕爲屢法至要而至難即

立法精微布算巧密而所推與所測往往不符蓋有東
西差能變經度而交食之時刻遂有早晚南北差能變
緯度而交食之分秒遂有淺深此兩差以高卑差爲本
凡自地心指其實度之高及地面觀之必在實度之下
其差降高爲卑而象勾股之有弦然後東西差與黃道
平行而爲之勾從黃極出經線遇勾弦以限南北差而
爲之股極南則弦與股合而無東西差極東極西則弦
與勾合而無南北差也○地心地面之說古未有也新
法謂地體正圓而居大圓之中則地心即天心也凡歷
家測驗自地平圈起初度升至九十度而爲天頂者皆
正與地心相應而人所居則在地面穹窿而據地心之

上徒以體圓勢順目所環觀得觀大輿之半因以謂之地平若用以直天度則惟恒星天距地絕遠視地甚小可無推心面之差若日天則居七政之中月天則距地最近去日猶遠是以心面之間高下生焉高下之間南北東西異焉蓋有推得地心日食而地面不食者亦有地心未應食而地面旁眎反見食者於是東西之差則有時刻之早晚南北之差則有分數之淺深人但知里差之法爲加時分秒之由不知同一分域而地心地面原有兩差爲差之根也○地心之所見惟一而地面之所見隨處不同故日食三差生於地圓而九服見蝕生于三差也

假令人居地心則東西南北之差無從可立而萬形一視矣故三差皆地面所生而遂有

九服之北齊張子信謂日食有入氣差至唐長慶中宣
各異明歷遂有氣刻時三差之法歷代因之郭守敬正其名
曰東西差即刻也南北差即氣也今則以地圓之理著其所
以然者

百二按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凡事以罕見爲異也月之食限廣故其食也頻日

之食限少故其食也罕

日月正當交點則食既若罕交前後兩道密通不能容兩

半徑之濶者皆爲食限則隨其距交點之遠近而爲食分之淺深

何也以闇虛全徑

大月之全徑小也又闇虛之侵月貼月之體故月食
加時之異即爲里差而無高下南北東西之差也月
去人近而距日遠日下月上其間空隙處正多故日

食地偏西見食早偏東見食遲此方見食彼方不見
食此方見食多彼方見食少固隨步換形即就一方
而論則午前見食早午後見食遲交近二至有南北
之差交近二分有東西之差又南北差近午則多近
卯酉則少東西差近卯酉則多近正午則少一歲之
中有隨氣之加減一日之中有隨時之加減是以有
雖入食限而仍不食者所謂惟德動天當食不食或
屬諛辭然究屬變常聖人無往不敬而於日月之變
尤加修省焉其即迅雷風烈必變之意乎

吳賁金曰
唐志云使

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歷數之疎密若皆
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古或斯言觀門
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皆
當蝕不蝕日知錄崇正之世十七年八月蝕與漢成畧

同皆不當蝕而蝕焉呼天之精民如燦
如荒德動天而祥見告勳若影隨矣

案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

唐書歷志一行日度議新法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
戌朔日蝕在房二度劉炫以五子之歌仲康是其一筆
位四海復修大禹之典其五年義和失職則王命徂征
虞劄以爲仲康元年者非也

何焯曰辰勿集房大衍作仲康即位五年癸巳九月

庚戌朔癸巳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見元史歷志辛巳元三千四百零八年或言古文尚書

不可信以今西法推之不合者與辰在保定質之武進揚通升先生以推大衍授時二歷皆合錄于左方

已至戊辰三百四十七年戊辰爲元上推仲康五年癸巳建戌月辰勿集房距年三千七百五十五算中積

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六十八日四一八九六二七

七五冬至日九千四百六十七日四一八九六二七

十月八日七九八六一二空七七一六七八九

八七空六六五九七八九
八二一空一二八五五九
七空七七六七八二五九
在虛壁交前九度半強

九月朔日食本竹書紀
八蝕限交泛二十六日四

百二按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日食本竹書紀

年之文也一行議所述積年距算並不與竹書紀年

合乃云以新法手推得之詎足信乎一行歷議錯綜紛亂不可窮詰

子曾有歲星議條辨一篇觀彼自知一行之說全不足信矣若按時積年立成則

仲康三年爲黃帝後第十甲子五年爲丙寅帝相十

九年方爲癸巳至元辛巳距仲康丙寅乃元史歷志

亦附和竹書太衍以仲康五年爲癸巳其所謂距辛

巳元三千四百零八年者與竹書不符國臣徐氏依竹書作辨章

紀年表至元辛巳上距仲康與立成距帝相十九年

癸巳正合矛盾顯然矣毘陵楊氏所謂距戊辰元三千七百五十五算者即就元史之三千四百零八算加入崇正戊辰距至元辛巳之積年也授時之失古今歷考及交食歷指已辨之楊氏但依術推步而竟不辨歲名與積年之舛錯焉豈別有說與至徐圃臣自定長歷專從竹書及推仲康日食又增多年數直欺人以自欺耳

李氏天經古今交食考唐大衍歷云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元授時亦稱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依此得太陰尚距交前約九度新法亦推得九度二十三

分然皆中會時平行若視會時實行則交常度爲五宮

一十八度一十七分因得實距一度餘在陰歷本食距

加減時限

即黃平
象限東

甚遠必得時差多氣差反少因氣差

止一十六分爲寔距分所減餘視距四十四分乃并日

月兩半徑得三十一分三十三秒以較視距分尚不及

則月不能掩日而癸巳年九月庚戌朔絕無食又以歷

年考之仲康五年無癸巳乃丙寅也癸巳去丙寅後二

十七年就使九月朔日有食亦非書所載之食況本不

食乎新法推得仲康時僅四年興五年正交與秋分近

兩曜已入食限其餘年交距秋分遠雖兩曜會合入食

限內應食者有之不在季秋月朔與書所載無與惟四

年乙丑九月壬辰朔太陽躔壽星一十度三十分寔交
周一十一宮二十七度二十分得太陰寔距黃道南一
十七分二十秒即入食限與秋分近但加氣差五十分
三十餘秒較兩半徑并距度太大必不食况此乃定朔
之距度而定朔在酉正一刻外依今加日入已二刻矣
若視會必須加時即二曜絕無距視因得食甚尚在酉
正後六刻餘并無帶食試西去四刻或少加時不依今表加減
存定朔於地平上且依北極出地一十八度雲南交趾等處
因與二曜益近故其定朔則在酉初一刻得視會與日入不甚
遠應見帶食第氣差為三十八分以加寔距總得四十
六分與二曜半徑并相較亦無食蓋由氣差加以寔距

使太陰偏南不能掩日非特加減時故也若五年丙寅
季秋月丙戌朔太陽平行躔壽星初度五十一分與書
所載之房宿合寔交周爲初宮五度二十四分查表得
寔距北二十八分而以氣差一十三分相減餘十五分
爲二曜半徑并所減餘一十六分三十八秒推得見食
五分三十五秒但依古安邑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用
今加減表算定朔應在次日丁亥太陽出之前時差應
減因得食甚不可見試東去一二時必能見食何也蓋
太陰寔距北得氣差使之掩日九州內有處可見如以
二十八分查太陰視差表中行得上橫行高度應六十
三度餘二十七度爲二曜距天頂度因以太陽寔躔查

黃道九十度表所得側對二十七度者乃北極出地二

十五度即全見食地也

因說二曜在正九十度上絕無時差而氣差全變為高下差即

所減去前二

距此南北內外亦應見食惟分數多寡不

一耳設東來一二時依北極出地二十五度算得氣差

二分四十五秒爲寔距所減餘二十五分四十秒即視

距分與二曜半徑并相較餘六分應推見食二分論定

朔此時二曜高尚有一十七度在辰初二刻

日出卯前約二分

雖時差復有所減能使視會在卯前不見食甚然可多

見帶食至復圓而朦氣差亦畧補地平半徑差使日月

可早出總之論中土之西不能見食非太陰不甚掩太

陽乃時差無從得算蓋時差必先求定朔定朔即依加

減所得而加減復歸太陽本圓心去離地心故但二心
相距古今不等即加減亦異新法爲求均度止立二百
恒年表者亦以見此後數未免畧變至求所變幾何止
可及中古未能及上古乃書僅云季秋月朔辰弗集于
房此外不紀食于何時測於何方見食若干分倘因之
退求二心之距依法立表自可得其食之必然况與年
月宿度俱符者乎再帝堯時大概春在昴秋在房仲康
去堯未遠俱依此爲定故得季秋月朔辰勿集于房其
寔房漸移東是日尚居氏末度非真至于房也或因不
準得時刻誤以他年且晦朔不明反謂太陰距遠不能
掩日之光亦滋惑矣

百二按王曉菴以其本法推仲康諸年直謂未有確據邢士登以大統法推六年丁卯九月辛巳朔入食限亦未見其必食也及閻百詩以授時時憲推四年

乙丑九月壬辰朔食在氏末度氏房相去一間無足爲異乃交食考以爲是年雖入食限寔不食且合在尾度矣房與尾差三宿閻氏之說亦未足爲憑五年

丙寅九月朔食在壽星初度與房宿合矣

西法穴亮時官分以

房一度入壽星又自帝堯甲子已百八十年當減去歲差兩度故或以爲在氏宿末度也

而安邑

又不見食李氏云兩心之差者以歲寔或有強弱致視差不能入算愚謂此猶其次者也惟是三代紀年

說者謂爲劉氏所亂

後漢書志尚書令陳忠曰向子欽欽以合春秋橫斷年數煩憂

益周考之表乃三統紀年多於竹書而帝王世紀等

紀是謬數百書復多於三統則知增年之謬寧特劉氏乎蓋歷家立法固皆以近測爲根仍必遠證之經傳而當時書籍未廣三代世祚修短既無若春秋經聖人手定昭然爲天下共觀者遂不難一手障世人之目損益遽就以合於新法爲故自近日歷元逆推前古氣朔交食無不可得但其所值爲何王之世則難言矣朱子嘗云中間年代不清共和之後方可紀誠慎疑也即距辛巳元三千四百零八年之癸巳果爲仲康爲帝相亦無的據特授時積年申午既以值帝相又復以爲仲康則不可耳

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禮異也

正義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慫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爲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百二按正月正陽之月也於夏爲四月於周爲六月既爲六月平子何必云爾或曰姜岌及大行授時推是月不入食限經傳恐有悞然如此則太史云當夏四月是爲孟夏一語又爲贅設蓋平子直以正月爲

周四月也

疏云以歲首之月爲正月非

須知總屬飾說明是不欲

用幣故矯誣以壓衆所謂其餘則否亦一時權辭照

子所以知其有異志寧得遂謂周禮異於夏禮乎蓋

古占法日食在分至者不爲災

昭二十二年七月朔日有食之梓慎曰二

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在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益占家別自有說若論壓理則不然故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

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

用辭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

月朔之謂也太史所云分至正兼二分二至而言孟

夏則過春分而未及乎夏至也季秋則過秋分而未

及乎冬至也若云周禮伐鼓用幣惟在正月則夏書

何涉而引之乎莊公三十年九月

夏之七月

庚午日有食

之鼓用牲于社此又其明証經所以書者因不鼓于

朝而鼓于社又天災用牲爲非禮非謂不當鼓也

又

公二十五年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于是乎用幣于社戊鼓于朝蓋用牲而鼓于社已屬非禮況日食在正月之朔尤災之大者故特言之非以餘月不當戊鼓用幣也

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尚義和罔聞知是固于先王後時之誅矣

孔氏安國傳先時謂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免無赦不及謂歷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

林氏之奇尚書解自政典曰以下乃是誓師勅戒吏士之辭當屬於下文不當復謂指戰和而言也

欽定傳說彙纂朱子曰先時不及時林氏謂是警衆之詞非言昏迷天象之人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蓋政典以下云云合之上文固未爲不合然疑赦無赦之刑施之先時不及時則或有推其小誤所差在時刻遲速間者一以此刑祭之似太重若以此爲之下節而以備有衆祭端則于兵家紀律之嚴似有嫌焉過也

附錄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証曰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午卯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爲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

之月焉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
夏家則簪奏鼓缶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
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
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
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
曰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於社伐
鼓于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
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
幣史用詞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簪奏鼓缶夫馳庶人
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

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而僞作古文者畧知歷法當仲康即位之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於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鼗夫馳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未嘗用之於九月也是徒知歷法而未知典禮也或又有曲爲之說者曰夏質周文故禮亦異不知三代典禮有從異者有從同者有當革者亦有當沿者此正沿而同之禮也即以上文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師曠所引夏書之文乎考之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覲治象之法

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邦有常刑周之正歲卽夏之正
月同爲建寅同徇以木鐸非二代同禮之又一大驗乎
○仲康在位十三年中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
歷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距元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
三十六年中積一百四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四日空
二六空八冬至四十空日七九九二閏餘七日五五四
九二一八正交泛一十七日五六九五九一入轉五日
四三四七七九經朔三十三日二四四二七九九月朔
交泛一十三日五四一空五七限入食經朔二十八日五
五空二空九入縮歷一百零五日一二九四五九縮差
二度三五二五八轉二十五日一九四七空九邊二度

空空三加差四刻八四空三九月定期二十八日五九

八六一二

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

日食在氏宿一十五度仲康元

年壬戌歲距積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

萬六千零六日九日九八九二冬至二十五日空七空

八空閏餘四日四五八四六二天正交泛一十三日四

二六六一八轉一十四日九八六八三八經朔二十日

六一二二三八五月朔交泛二十七日三三六八二四

入食限

經朔二十三日三空六九三八八盈歷一百七十

二日七二五空九六盈差初慶四六四六八轉二十六

日八四二七九六遷差初慶九空四七加差一十一刻

三九二七五月定期二十三日四二空八六五

丁亥日巳正初

刻合朔

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又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也○按辰不集於房在左傳杜註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若此於房宿絕無交涉此夏書之文應在建巳正陽之月故當以瞽奏鼓之禮而偽作古文者似錯認爲房宿蓋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掩食于房宿故冠以季秋月朔五字此正其致誤之由予嘗思書序羲和湏淫廢時亂日脍往征之作脍征未詳何王之世太史公固受逸書二十四篇內有脍征篇者知出仲康

之世故夏本紀曰帝中康時羲和涸淫廢時亂日脣往
征之作脣征夫不曰帝中康初而曰帝中康時最確蓋
予推步以歷仲康十三年中惟十一年壬申歲距至元
辛巳積三千四百二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二千
四百一十七日五六一二冬至一十七日四九八八閏
餘二十四日六二三五二三月閏四入轉七日七四九七
七交泛二十六日四六三七五七經朔五十二日八七
五二七七閏四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一六一七四七八
經朔五十日空五八八三五盈歷一百五十二日五
六空空三五八轉一十九日六空五七二七過差五度
三空八二盈差一度三一加差四十五刻定朔五十日

五八八是閏四月甲寅日午時日食又步至二十年癸酉歲四月戊申日酉正初刻合朔亦入食限加氣時視三差乃戌時初虧在地人目不能見食無容代鼓取幣以救之則瞽奏鼓等禮在十一年閏四月朔無疑矣

尚書釋天卷六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洪範

四五紀節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吳氏澄書纂言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啟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朔晦弦望定月之大小是

爲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爲星辰之紀歷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之用也是爲歷數之紀

欽定傳說彙纂天日月星運於歲月日辰之間歷數則總四者之不齊而齊之故定二至考歲差所以協歲也推交會正閏法所以協月也候出入識短永所以協日也測遲疾辨昏旦所以協星辰也齊七政窮元會所以協歷

數也合而有五紀欽天授時此從古帝主之良法也

李氏光地洪範說唐虞歷象日月星辰與此篇之歲月
日星辰歷數有以異乎曰其道一也日周天而成歲故
日主歲也月會日而成月故月主月也星紀於日而成
日故星主日也辰紀於月而成辰故辰主辰也步而驗
諸器故曰歷象致而綜諸術故曰歷數其施於用也如
何曰日月星陽也月辰陰也歲日陽也月辰陰也陽之用
顯而陰之用微故開之節晨昏之限皆成於歲日而驗
於日星是以堯命羲和殷四時辨朝暮必以日晷中星
求之歲功明焉人事準焉故曰其用顯朔晦弦望若非
民時之所關然於天道實相經緯故風雨潮汐之期及

凡萬物胎育之候其感皆係於月古之治歷者莫不平
其三五歸邪於終立爲次舍以考交會堯更命羲和以
閏月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即其事也理數幽蹟故其用
微觀堯典之所命禹疇之所協察而齊之以璿璣省而
念之以庶徵言寡道大非後世星術之家所得傳會而
增益也若夫歷數之至則周官致景之法周髀蓋天之
術盡之後之追聖人之制者必深考焉

百二按此與堯典之文固無大異然堯典以歷象
於日月星辰之上而統爲一事此以歷數列於日月
星辰之後而別爲五紀亦微有異竊以歲月日星辰
四者兼人事歷數則專就天事言歲者歲陽及十二

度名也

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

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元戰在癸曰昭陽

右歲陽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

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

泥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闕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

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右歲名 事有間歲一舉者則紀之以歲如拾

締朝會巡狩述職之類是也月者月陽及十二月名

也爾雅月在甲曰單在乙曰攝在丙曰脩在丁曰圉

在戊曰屆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右月陽正月為啟二月為如三月為寗

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

九月為元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右月名 事有間月一舉者則紀

之以月如夏小正月令所載是也日者十干十二支

也事有一定之日則紀之以日如上辛上丁剛日柔

日之類是也又紀事頒朔必表年以首事而以月繫

歲以日繫月故先月于日與堯典異也人事有早晚

而欲使人共見則紀之以星辰如農祥晨正爲耕藉

之候龍角晨見爲土工之候之類是也

星辰合爲一者辰以星得

名龍角見即壽星也
鶉火中即星張中也

至於歲實之損益日月合朔之

先後星辰之次度推而五星之遲疾順逆皆於歷數

乎紀之蓋此五紀即周官馮相氏之所掌孔傳言星

主二十八宿不及五緯觀馮相之文當以孔傳爲是

吳草廬以五緯入於歷數非無見也○歷數與上四

者注家往往無別東坡書傳以上四者爲授人時之

歷以歷數爲占吉凶之數尚覺未穩

庶民惟星節

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
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

朱子曰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

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証曰漢天文志及史記天官書
並云軫爲車主風蓋軫車之象與箕同位爲風車動行
疾似之蔡傳誤作雨孫武子亦云箕壁翼軫四宿者風
起之日也

百二按正義箕爲簸揚之器畢爲捕魚之物

吳賈金曰小雅

大東天畢毛傳云畢所以掩兔也惟然故月

躔入焉則月中兔爲所掩光閉而雨降矣

此特以

形象求耳鄭康成云箕乃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
克土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水氣金克水皆從妻所好

其說亦未善蓋箕水名見國語注木與風其德皆爲散易
巽爲風亦爲木素問在地爲木在天爲風是也畢之
本位在西南坤位也坤爲土素問在地爲土在天爲
濕其令雲雨故月令土潤溽暑在土旺之月即夏暑
雨嘗在未申時亦以日臨坤位也朱子所謂氣類相
感者與然風雨之應又非虛理所能斷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前漢書律歷志九章而九道小終

按三統曆月法八十一月法二十九日八

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其積日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七其

小餘六十三以

千五百三十九載而大終

按九百九十八

九乘九章之日得全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一十三又

九乘小餘之六十三共得五百六十七分以日法八十

一歸之得七日合全日共得五十六萬三終而與元終

二千一百二十日無小餘故曰大終

按三統之終進退於牛前四度五分九會陽以九終

即一元之終進退於牛前四度五分九會陽以九終

十七章爲一會故日有九道陰兼而成之故月有十九

道按十九歲爲一章故以十九分爲法陽奇陰偶之說又是欺人語矣

後漢書律歷志賈逵論曰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

時率多不中在不知月行遲疾李梵清河人以史官

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按此言月自有遲疾不必在牽牛

東井婁角之間甘露二年耿壽昌奏云考驗天運日月行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又朧側匿乃由月行道

十三度蓋赤道使然也按月行與赤道相較之遲疾由出入有遠近出入所生赤道遠近所生月本行之遲疾乃由

去地之遠近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

月行九歲一
終謂之九道

百二按集傳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本前漢天文志中

道者黃道也因月五星之道出入于黃道內外兩旁

因名之曰中道其寔古法日月並云九道

九行即九道無二義

而其說皆以著於兩漢歷志者爲的蓋太初三統總

以九爲法故分一日細數爲九九八十一分劉氏傳

會於黃鍾九寸者也日法以九則度法亦以九是謂

日有九道月行本天最高處名孛月行遲衝孛處最

早月行疾其高卑遲疾之段又有變遷每日東移九

分度之一稍強

舊法爲百分度之十一分九十二秒

一月移三度有餘

九年而周天有餘九年前後遲疾同度後漢志云九

歲九道一復是也故步月離亦以九爲法

五代王朴欽天歷一

日分爲九限以步脫

此日月九道之本論也若以青

赤白黑并黃道爲日有九道者爲河圖帝覽嬉鄭康

成取之以注月令不知此乃繪圖家就日道一周分

爲八段以五色別之隋志所謂欲明其四時之所在

而已

隋書天文志聖人作圓蓋以圖列宿日行旋星紀轉迴右行故圓規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

時之所在於春也則以青爲道於夏也則以赤爲道

於秋也則以白爲道於冬也則以黑爲道四季之末

各十八日則西爲青道日春行西陸也東爲白道秋

以黃爲道行東陸也南爲赤道夏行南陸也北爲黑道冬行北

陸也四維間以黃道土旺四季也皆依乎時令之色

雖有五名特一圓之周五色相間而已并未嘗有五

道何云九道乎其以青赤白黑并黃道爲月之九行

者本劉向洪範五行傳

又見龍魚河圖等書

馬續

一作續

取之以

補班氏漢書天文志

三山林氏採入書解九峯因之

夫畫作九規更

相交錯者本古圖所有蓋以月行之出入黃道明朧

朧之原也黃道交於赤道

此是天腹之赤道與所出云日月之赤道不同

入二十四度白道

此是月道之號名與八規之白道亦異

又交於黃道

出入六度天度以赤道爲主而以黃白二道準之距

有遠近則度有疎密斜直故本行遲疾之外別生朧

朧之差作歷者因爲之累裁加減

自郭守敬改用割圓外失附此法遂

廢使黃白之度皆化爲赤道之度而後驅離悉協於

天度而不爽其法以黃白一周分爲八段每段之中

分爲九限每限之中各得五度每限黃赤之差與黃

白之差皆增損九分之一故亦曰九道也

詳一行九道議

黃赤之交有定處

常在二宿

黃赤之距亦有定度若黃

白之交無定方故黃白之距離有常而赤白之距則

無常也因於九限之極圖爲八規以極其變

前交與後交之

距皆五九四十五度

但觀黃白之交與其半交之所當爲何氣

之宿則知白道與赤道遠近斜直之勢矣黃白兩交

之度左移每日約十八分度之一每年移十九度有

奇非如日行黃道一歲可徧難以四時而定

王英明云所謂

立春春分從赤道者非也

故其圖從乎方位之色以便圖說之立

名指示沈氏謂如算法之用赤籌黑籌也出乎黃道

東方之外者以青爲道出乎黃道南方之外者以赤

爲道出乎黃道西方之外者以白爲道出乎黃道北

方之外者以黑爲道

東南西北以列宿蒼龍朱鳥白虎元武爲準如就下土視之無

非出黃道南也

雖有八行其實即一道之遞遷而已苟極其

數雖百十道亦不能盡其變也況九道乎且以日行

之黃道假借以合九行之目是何心也蓋卽歷家深

秘其術爲此似是之說矯托緯書以亂其真耳一行

九道議比舊說加詳然不特不爲剖析是非仍游移

出入其詞使人眩目若鄭世子王英明輩竟云九道

可廢則又不知古法之自有九道非緯書之所云也

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

用西至婁去極中是也

史氏伯璿管窺外編有在天之東西南北有在地之東西南北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此南北指在地者言東至角西至婁此東西是指在天者言蓋東西南北在天者旋轉不停在地者一定不易此處所言惟欲明黃道去北極之遠近故也夫北極在地之北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黃道時在南方七宿中之東井若以在天之方位言南至東井則似南距北當遠而反近冬至日去極一百十五度黃道時在北方七宿之牽牛若以在天之方位言北至牽牛似北距北當近而反遠易至惑人東角西婁之東西則於地之東西方向無所紀故直以在天

之東西言之但欲見南北得中不遠不近義不係乎東西也

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

宋書律歷志前世諸儒依圖緯月行有九道故畫作九

規更相交錯檢其行次遲疾換易不得順度

按七政諸右移自角

亢而歷氏房交行之度左移自房而角亢則於右爲遲於左爲疾於右爲疾於左爲遲所謂遲疾換易不得順度也但以九規即爲九道尚是沿襲之誤

元史歷志李謙授時歷議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爲八行與黃道而九其實一也惟其隨交還徙變動不居故強以方色名之

按九道之非至此始

鑿破惜未窮流探源跡分月道出入黃道兩相交值當
縷析以破諸家之惑耳

朔則日爲月所掩當望則月爲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
交有遠近食分有淺深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
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爲度二十
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
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
陽一周分爲四象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
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
象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爲一交之終
以日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
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九二百四十九

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在黃道
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
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
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
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
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陰
歷內冬至在陽歷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
歷外冬至在陰歷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
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歷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
而濶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以求之差數多者不
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是爲月道與赤

道多少之差

鄭世子曰自元已前求月道者皆自黃道推之元人改從赤道求之

百二按舊本交行圖八規前後相距皆四十五度如論其極交行以漸而移四十五度即當有四十五道不特此也度析爲分分析爲秒其道更不可以數計蓋交通之改月本天樞之動也交周之行本天周之動也故兩動東西錯行而不相紊乃明鄭世子擬於線之纏九疑其斷而不屬殆未知古圖法意也

鄭世子黃

鍾屋議今書傳官本有圖爲圓規者九而重疊相錯先儒所傳九道蓋如此以理論之月道如纏線于九上線道雖重然止一縷往來未嘗斷絕果如九規則斷而不屬矣

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此皆漢歷然也每歲有差蔡氏引之亦示人以歷法大槩使學者知日月之行所以有冬有夏者如此耳

百二按南至牽牛爲冬至者乃周秦以來相傳之說雖見於漢書天文志而非漢歷也蓋漢時冬至日已在南斗而非牽牛矣○月令正義日有九道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按日行止一道不得於黃道之外更有八行又日躔右移如冬至起星紀則自北而西歷南而東故從乎時令之色宜

云青道出西白道出東如從乎方位之色宜云春西
從白道秋東從青道不得云春東從青道秋西從白
道也而正義則云日與星辰四游相反春分日在婁
則婁星極西日在婁星之東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
東日在角星之西篤信緯書曲爲之說注疏家大率
類此幾何不令四方上下皆易位也

朱氏載堦黃鍾歷議洪範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日月
行度冬夏各不同人徒知日行一度歲一周天曾不知
盈縮損益四序有不同者北齊張子信及隋劉焯推究
日行盈縮自冬至行一度五分漸減一二分至三四分
以及赤道之交則正行一度從此復漸減之極於夏至

止行九十五分自夏至後其行漸增所增與所減之數相似及冬至則復如前蓋日行一度有餘曰疾不及一度曰遲以增虧之數相補一日止爲一度從冬至距春分以行疾而積盈從春分距夏至以行遲而消其積盈比之常度猶差前故冬至距夏至皆曰盈段從夏至距秋分以行遲而積縮從秋分距冬至以行疾而消其積縮比之常度猶差後故夏至距冬至皆曰縮段然春分前二日半已交赤道則盈二度有餘秋分後二日半纔交赤道則縮二度有餘故二分之際盈縮最多授時歷謂盈初縮末限八十八日九十一刻縮初盈末限九十三日七十一刻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十分要之日在赤

道之南行疾赤道之北行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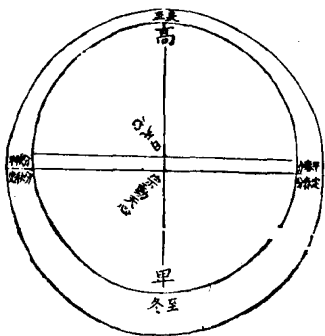
梅氏文鼎歲周考古歷不知太陽有最高之行郭太史時最高卑正在二至難於窺測西歷自多祿某以來世有積測定最高點每年東行四十五秒每太陽平行一度高行七微半約八十年行天一度康熙庚申又改測每年行一分零一秒十微最高點進移二十八分故辛酉天正冬至最高在未宮七度零七分七秒每太陽平行一度高行十微一空四計五十八年十個月零六日奇行天一度此永年表之新率也但最高之度既改而又自有行度則每年歲寔小餘之數不必均齊○日行盈縮細考之則春分距夏至夏至距秋分雖皆縮歷而

其縮亦不同秋分距冬至冬至距春分雖皆盈歷而其
盈亦不同又且年年不同細求之則節節不同又細求
之且日日不同矣其故何也蓋最高一點不在夏至而
在其後數度又年年移動此太陽盈縮之根而歲寔所
以消長也康熙庚申年夏至至冬至一百八十三日十
三刻六分辛未年夏至至冬至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
九分十二年中共長一刻零三分中積只十一年壬戌年冬至
至次年夏至一百八十二日九刻九分庚午年冬至至
次年夏至一百八十二日八刻十分九年中共消十四
分中積共八年又合計癸亥夏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二日九
刻九分冬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三刻十分相較

一日零四刻一分辛未年夏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二日
八刻十分冬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九分相
較一日零五刻十四分八年中較數增一刻十三分然
二分之相距則無甚差何也蓋最高移而東夏至後多
占最高之度而減度加時之數益多故益長高衝移而
東則冬至後多占最早之度而加度減時之數益多故
益消其近二至處皆爲加減差最大之處故消長之較
已極也乃若二分與中距離亦歲移而中距皆爲平度
不係加減其最高前後視行大之度亦全在春分後半
周最高衝前後視行大之度亦全在春分後半周毫無
動移故無甚消長也

百二按今法以定氣注歷古法則以恒氣授人時以定氣步交食恒氣亦曰平氣以二十四氣均分歲周每氣各得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無長短定氣者以日行十五度有奇今法無奇零爲一節氣冬至前後日行疾以十五日二十一刻行十五度而有餘故節氣短夏至前後日行遲以十五日二十一刻行十五度而不足故節氣長二分前後半周平氣與定氣之較積差至四日有奇總之日均則度有多少度均則日有多少平氣春分後半周與秋分後半周各一百八十二日有奇但所歷之度春分後半周少秋分後半周多定氣春分後半周與秋分後半周各占一百八十

二度有奇但所歷之日春分後半周多秋分後半周
 少皆由日天與宗動不同心恒氣之二分在日日本天
 平分之處定氣之二分在宗動天平分之處而人目



所測在宗動天之心不在日天之心也○高卑
 二點在二至則平氣定
 氣合爲一冬至前後
 之距度均距日亦均高
 卑離二至而東則二至
 亦有平有定距度距日
 不能相等矣最高卑之

移爲本天心之動已見歲差圖若以本輪

圖詳卷四而論

則爲輪心與輪周之差輪心右移於本天與日月

五星

亦左旋於本輪固無不相應而心行微速故輪心已

滿本天一周必再歷若干時輪周始復而輪心則已

過周矣然專論盈縮則本輪與不同心圈同理論最

高行則不如不同心圈之直捷也

回紇土盤歷定最高行每日十微弱

三百六十五日行三十六秒四十一微強比西法舊測更弱乃隋開皇己未所定之率也

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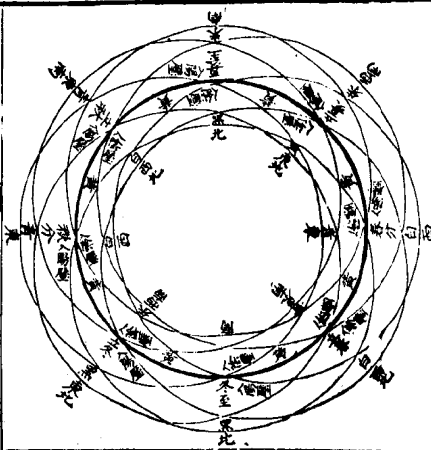
唐書歷志月行合朔所交以黃道內爲陰歷外爲陽歷

冬在陰歷夏在陽歷月行青道

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

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
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冬在陽歷夏在陰



歷月行白道

夏至

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

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

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春在陽歷秋在陰

歷月行朱道

春分

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

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

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春在陰歷秋在陽

歷月行黑道

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

當黃道東北至所

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行與

黃道相會

按政赤道爲赤道者恐嫌於天腹之赤道也

百二按右圖與說鄒氏季友取之冠於書傳卷首者

也

又見胡一中洪範說

而不言其所本史伯璿直斥爲妄作不

知圖則由來已久

沈約已云前世諸儒所作

而說則詳於大衍歷

文觀此則青朱白黑斷不得分配四時之行一歲一

周矣鄒氏雖採取之初不辨與書傳相違之故又月

行合朔所交其合朔二字直貫全文如云冬合朔而

交在陰歷夏合朔而交在陽歷是爲月行青道耳今

本圖說脫去合朔二字則冬之中交夏之正交不必

定在冬夏日躔之宿也是所交之宿度不明何所見

爲青道乎

入交在合朔則爲薄蝕惟合朔與交不常遇故不常蝕也

但歷家故爲

艱深寔使人難解如云於立冬冬至之宿入陰歷立

夏夏至之宿入陽歷是爲青道豈不直捷乎至九道

名義觀一行議自明

一行篇首仍原本劉氏洪範傳之說又篇中錯綜矛盾以惑人

者前後間出今爲節去

一行九道議漢史官舊事九道術廢久劉洪頗採以著
遲疾陰陽歷然本以消息爲奇而術不傳推陰陽歷交
在冬至夏至則月行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
異故青道至春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東白道
至秋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西若陰陽歷交在

立春立秋則月循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
故朱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南黑道至
立冬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北若陰陽歷交在春
分秋分之宿則月行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
異故朱道至夏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南黑道
在冬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北若陰陽歷交在
立夏立冬則月循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
故青道至立春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南白道至
立秋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北陰陽歷中終之所
交則月行正當黃道去交七日其行九十一度齊於一
象之率而得八行之中

按此即陰陽歷
之兩半交也

正於春秋其去

黃道六度則交在冬夏正於冬夏其去黃道六度則交

在春秋○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前後各

五度爲限

按交處兩道合爲一點故差限從此始

初限黃道增多赤道二

十四分之十二每限損一

按二第限則增多赤道十一

極九

限而止數終於四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八度

按九限黃道共增多赤道八九七十二分以二十四分爲度母除之得三度

至四立之際一

度少強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赤道增多黃道二十

四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於十二率赤道四

十五度而黃道四十二度復得冬夏之中矣

按自二分交點至此

兩道均齊皆九十一度少強

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所交亦

距交前後五度爲限初限月道增多黃道四十八分之

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而止數於四率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六度半乃一度強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月道差少黃道四十八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於十二率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三度半至陰陽歷二交之半矣按兩交前後四十五度兩半交前後四十五度黃道差多差少之分亦各得七十二以四十八分爲度母除之各得一度有半凡近交初限增十二分者至半交末限減十二分去交四十六度得損益之平率夫日行與歲差偕遷月行交限而變遞伏相消朏朧相補則九道之數可知矣其月道所交與二分同度則朱道黑道近交初限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其減亦如之故於九限之

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一度半蓋損益之數齊也若所
交與四立同度則黃道在損益之中月道差四十八分
之十二月道至損益之中黃道差二十四分之十二於
九限之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四分度之三皆朧胸相
補也若所交與二至同度則青道白道近交初限黃道
減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
之末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減四十八分之十
二於九限之際黃道與月道差同蓋遞伏相消也日出
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相距則四分之一
故於九道之變以四立爲中交在二分增四分之一而
與黃道度相半在二至減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正均

故推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

之一七十二候而九道究矣

按天文志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爲圖三十六究九

道之增損其國不傳當是每國各具黃赤二道於黃道每限作二規爲月道陰陽兩兩相背故三十六圖所謂

盡七十二候者此也五日爲一候在歷爲五日在天爲五度

百二按舊圖諸圖錯綜披者易眩且其理未顯今省

作二圖加以赤道共爲三圖○一圖爲虛線以北極

爲樞心者赤道也

此圖平分天體非舊圖九行中之赤道也一圖周列八

節之宿者曰黃道日所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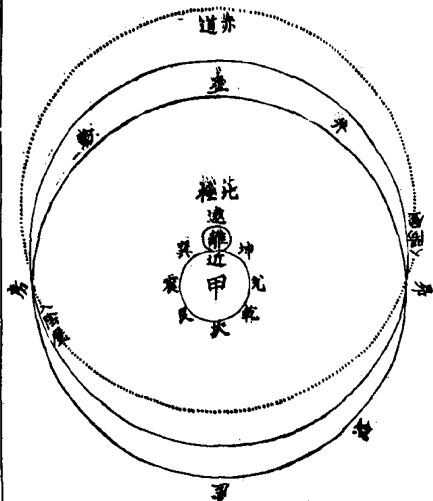
先時八節日躔之宿合于四正四離故舉以見

制虛正北冬至之宿也壁西北立春之宿也昴正西春分之宿也井西南立夏之宿也星正南夏至之宿

也軫東南立秋之宿也奎正東秋分之宿也斗東北立冬之宿也以甲爲樞心即黃

甲去北極二十四度故黃赤大距亦二十四度黃道

若月道也半周在黃道外曰陽歷半周在黃道內曰



半在赤道
內者去極
近半在赤
道外者去
極遠日行
之進退於
此可察也
一圓交於
黃道之中
以離為極

陰歷月循本圓周右旋由正交而半交而中交而半

交復於正交正光陽虛口亦爲羅喉中交爲虛口亦爲計都半交者兩交折半之處也西

法陽歷口曰中交陰歷口曰正交故歷二十七日有
羅計易位至乾隆九年復改從舊法

奇而一周謂之交終近七
不同陰陽一終謂之交邊疾

一終謂之轉衡歷天度謂之周大經惟月有交轉二率而周率猶缺惟表寸凡新舊倫列三率月交策二

轉策二十七
日五五五
八四
周不及轉者
月字

之右移也交不及周而月本國之樞又左旋於甲樞

自離而坤而兌以月天之象也故兩交之點與半交

所出之方時時變遷矣離甲之距六度故半交最遠之距亦六度然此就古率言

也西法則更有加減蓋離為月道定樞又有游樞周
行於定樞之旁一月兩周朔望在最近兩弦在最遠

故半交大距時多時如月圓樞在離則陽塵半交出少而羅計亦非平行

黃道南在星正交在昴中交在房陰歷半入黃道北

在虛

方位以列宿為主陽歷在黃道南其衝則在黃道北舊觀以黃道為主陽歷在南者其衝亦在

南陰歷在北者其衝亦在北故內外之四正四離似乎易位

歷八百四十九日有

奇樞圓自離歷四十五度有奇至坤則陽歷半交出

黃道西南自星而井正交在璧中交在軫陰歷半交

入黃道東北在斗以次循天左行十八年有奇而一

周

大統歷計周日六千七百九十三日四千四百三十三分

月圓樞在離去極近

則月道比黃道及直與赤道所差者少

距赤緯十八度

樞在

坎去極遠則月道比黃道益斜與赤道所差者多

距赤緯

三度此多少之極其餘以漸為之加減故月道與黃

道之差有常如較赤道與月道之差則隨時隨處而

不同也

然則青朱白黑之道既不得隨四時行何以謂之有冬有夏蓋月之晦朔弦望隨日之所在而易其方一歲而一周冬至朔去極遠望去極近夏至反是兩弦皆去極中春分上弦去極近下弦去極遠秋分反是朔望皆去極中是即月行之有冬有夏矣夫日行一遠一近物則爲之一榮一落同一晦朔弦望而有遠有近則其氣化之施感應之際自不可同日語矣月行東北入於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於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

正義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

事鄭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畢則風揚沙

李氏光地洪範說漢書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溫政治變
於下日月運於上故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
星則以風雨也其義比諸家之說爲長蓋月爲陰氣之
宗風雨二者皆生於陽而成於陰故其氣與月相感豫
武子火攻用風而曰月在箕軫壁翼也今海濱之入候
風雨者不以節氣而用弦望然則風雨之係於月信矣
寒溫既主於日而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云者燠寒雖
繫乎日之遠近然其燠也日近而引地中之陽氣爲之
也其寒也日遠則月用事因而挾地之陰氣爲之也寒
燠主於日而無月故以日月言之邵子亦曰日爲暑月

爲寒此其義也記曰夫秉陽垂日星地秉陰寂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間如雷電風霆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鬱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生化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

陰陽者故曰月以爲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
闕也三五以毓陰之孕蓋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故
既經緯日星以佐四時寒燠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
胎育羣陰記禮者之言與洪範相表裏也

百二按月離之宿每月必經普天共見使風雨之應
畧無參差同異是人人可以預知而九州之水旱一
體矣夫箕風畢雨之說今觀象玩占之書亦祖之而
仍以月離宿度之時日干支生克爲主而尤占雲氣
則知經傳之言特其大畧耳或曰日月但經宿度不
入宿中如入宿中既以所好而應此尤不然如畢距
黃道緯在四度以內月行有時入宿中矣箕距黃道

緯在六度以外月行單黃道緯極遠不過六度月安得入宿中若漢志云失中道而入宿中者無此事也附析疑四條

張稚讓

揖

博雅

一作廣雅

月行九立春春分東從青道二

交於房二度中立夏至南從赤道二交於七星四度中按張氏原本洪範五行傳而加詳更自矛盾既云青道二並交於房二度已合爲一規矣何云二道立春至春分歷四十五日並交於房二度則交行不退矣立春何以驟移於七星四度耶又云四季之末還從黃道夫月行於黃道十三日有奇轉一交何待四季分明又以日行爲月行也

許益之尚書叢說曰君象月臣扈從不敢當道朔望
常與黃道異途兩弦乃二道交處春秋望行日道外
朔行日道內冬夏望行日道內朔行日道外按朔策
爲二十九日有奇交周爲二十七日有奇不及朔二
日三十一刻八十三分有奇據大統所謂交差是也故
兩交與兩半交或在朔望或在兩弦或并不在兩弦
朔望初無一定或在日道外或在日道內四時亦無
一定也

沈存中筆談黃道內外各四與黃道而九是以四規
分陰陽歷爲八也按圖作八規不過就九限之極規
之以見大意省作四規亦無不可乃必強分內外以

足九行之目是又生一障礙矣又章本清圖書編有云朱道陽歷在夏至日躔之南乃南之南也名外朱道陰歷在冬至日躔之北爲內朱道在北而曰朱者冬至屬子若冬至日躔伏於地盤子位則月在黃道之上凡地以下爲北上爲南故曰內朱道乃北之南也

其解四道之名

穿鑿類如此

以明白坦易之事幾遁入魔道又

適足爲沈氏所嗤矣

沈氏曰每段以名之以別其位而已如算法之用赤籌黑籌以

別正負之數歷家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史文璣管窺外編尚書鄒氏音釋篇首有九道圖其說皆有可疑處夫洪範日月之月則有冬有夏傳文先說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下文自中道者至去極中

一段是說中道自九行者至併黃道爲九行也一段
是說九行下文自日極南至牽牛至則爲春秋分
是說日一年就中道上如此行自月立春春分從青
道至立夏夏至從赤道是說月一年就九道上如此
行此二段是兼論日月故結之曰所謂日月之行則
有冬有夏也今此專圖九行而圖說亦專論月而亦
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爲圖說之結句此圖此
說何嘗圖黃道之狀日行之序哉按結句誠後人附綴之誤然所以誤
史氏不知也圖內居中一規周列八節是即日行黃道之序矣何云不及黃道之狀日行之序九行之黃道即日行之道非月
行又自有黃道也况傳文出黃道東西南北是分
黃道爲四段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方位而定其

東西南北其青朱白黑之名不過因春夏秋冬之所

從及八道所出之方而定其色初不以青朱白黑之

所經而互爲東西南北之方位也圖乃因青朱白黑

有此出彼入之異而內外互爲東西南北豈黃道外

是東處亦內是西內是北處亦外是南如此不同耶

此其可疑一也

按出黃道半交當南方之宿則入黃道半交必當北方之宿固是然圖說

是以每段黃道爲主而命其東西南北非以北極爲中而命其東西南北也

又順四時之

序則但注立春春分於青道所出之方注立秋秋分

於白道所出之方可也今此圖注春於西注秋於東

注夏南冬北之次不同豈當然之序耶此其可疑二

也

按以五行方位而論則東方爲木於時爲春西方爲金於時爲秋以日理而論春分日在西方七宿

之婆故注春於西秋分日在東方之角故且月行青

注秋於東不可以夏南冬北之法例之也

道只在立春春分二節又何以有冬入陰夏入陽之

時青道與冬夏有何相干此不過作圖說者不思月

只一月一周天亦以一歲計之不得其義而妄肆臆

度故致此誤此其可疑三也

按史氏不知交行乃十

計之故不

得其義

升菴外集孔子出使子路賁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

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

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賁雨具孔子

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

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弟子傳有子事載此

文而刪月離陽離陰節蓋深有意作傳之旨本以見
有子之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亦蘊藉按交行
每月僅三度有奇故月離之宿有連月在陽歷或連
月在陰歷者若以陰陽歷占之又是刻舟求劍矣此
等殆出後人傳會史記刪之是也升菴但以文法求
之淺矣